

童真之趣传承文明之美

梁 红

今年,端午节与儿童节相连,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又成了孩子们欢乐的海洋。“一起:传承文明之美——良渚文化儿童美育成果展”等展览,以及正在举办的“端午童欢·粽情六一”嘉年华活动,让孩子和家长一同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童真童趣的奇妙碰撞。

博物馆不仅是历史的守护者,更是文明的启迪者。文化的传承需要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浸润心灵,以儿童视角带领儿童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由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和良渚博物院共同主办的“一起:传承文明之美”,引导儿童创作、亲近儿童视角、倾听儿童声音、鼓励儿童表达,构建以儿童为主导的文明对话桥梁,让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在童真与创意中焕发新生,正是博物馆秉持儿童友好理念、积极发挥社会美育功能、推动历史文化创新传承的有益实践。

博物馆美育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博物馆中的“物”为根本媒介进行知识、情感、态度、观念的交流与对话,形成相互“理解”与非强迫性“共识”的行为。相较于学校美育,博物馆美育的优势在于它的实施方式更加灵活多元。充分发挥这一长处,优化展陈设计,打造沉浸式空间,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让孩子们感受文化之美,有助于促进博物馆与儿童的深入对话。展览全程以儿童的认知特点和“一米高度”身体尺度为设计基准,复杂的专业术语被替换为儿童语言,动画人物“喜贝”“乐宝”以及绘本角色“良良”等形象贯穿其中,小观众们

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中,逐步探索良渚文化的丰富内涵。

从单向知识灌输转向情感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参与到兼具审美性与创造性的活动中,已成为许多博物馆开展少儿美育的重要方式。在这一深度学习的过程里,孩子们对文化、历史与艺术的认知,超越单纯的观察层面。融入孩子们创作与思考的展览和教育活动,不但能够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还会使他们更乐于将所习得的知识分享给他人。展览筹备



之初,以儿童原创美术作品讲述良渚故事,便成为主要策展理念。在香港爱国教育支援中心、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浙江省盲人学校等单位支持下,主办方共收集良渚文化主题儿童美术作品近千件,最终遴选参展近200件平面或立体艺术作品、81件原创绘本作品,其中包括57件特殊儿童的作品。此次展览的讲解工作也都由小讲解员承担,他们边学边讲、边讲边学,不仅锻炼了表达和社交能力,也在传播知识、服务他人的过程中收获成长与快乐。

博物馆不仅要为儿童搭建发声的舞台,也要倾听儿童的声音。这意味着博物馆开展儿童美育活动时,不能完全依赖“预设式教育”,即预先设计好学习方案。这种教育模式往往容易忽略儿童的实际认知水平和学习需求,在儿童与博物馆之间形成一道无形的隔墙。因此,在展览筹备阶段,主办方便发起“小小策展人”活动,邀请孩子提出自己对展览的设计与期待,并将部分儿童的建议纳入展览策划。在“小小策展人”的建议下,展览增设数字化展项,小观众们可以用AR眼镜虚拟观展,用手柄进行“何以文明”数字化互动探索;孩子们提出的“用戏剧演绎先民生活”的建议,直接催生了“良博奇妙夜”品牌活动;视障儿童关于“触摸文明”的需求,则推动了触觉博物馆项目与全国首册考古学文化盲绘本的诞生。这些实践不仅让儿童从文化“接收者”转变为“共创者”,更让博物馆美育真正贴合儿童视角。

在孩子们笔下,良渚玉器神圣庄严,陶器纹样灵动跳跃。这些实践让我们看到,尊重儿童、以美育人、拓展形式,古老的文明便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滋养心灵的鲜活力量。以平等之心倾听儿童的声音,以创新之力搭建表达的平台,文明的薪火便能在代际对话中生生不息。

(作者为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社教部部长)
左图为“一起:传承文明之美”展厅一景。



当端午节邂逅儿童节,传统文化与现代节日碰撞出奇妙火花。包粽子、制香囊、扎龙舟模型等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节日氛围、传承民俗记忆。

古往今来,每逢端午,幼童们都乐在其中。历代画家以婴戏图、节令画等为载体,通过充满童真的叙事将孩子们的端午定格于纸绢之上。这些图像不仅反映出画家精湛的技艺,更是古代儿童生活的缩影,艺术呈现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

“婴戏图”作为我国传统绘画的重要题材之一,在宋代颇为盛行。苏汉臣《重午戏婴图》中,宋人的端午意趣在稚子们的嬉戏间跃然纸上。画家巧妙将画面分为三部分:上部是半开放式演出空间,5名孩童正在表演登科及第的剧情,饱含“五子登科”的美好寓意;中部,一片荷塘分隔画面,塘中荷花绽放,既点明端午时节,又有“连生贵子”的吉祥雅意;下方是开放式庭院,20名儿童或舞旗,或摘荷,或捉蜻蜓,一派热闹之景。画中共25名孩童,恰合“重五”之数。画家通过精妙的构思,将鲜活的儿童形象与丰富的民俗细节结合起来,孩童们的天真烂漫与节庆仪式的庄重毫不违和,既展现了宋代儿童端午活动之多彩与欢娱,也承载着古人对子孙和乐、家族昌盛的深切期盼。

逮至元代,佚名画作《夏景戏婴图》进一步将端午节俗文化具象化。画面以供案为视觉中心,其上供奉钟馗;一童子手持端午扇,一童子擎莲叶,还有两童子正在戏蟾蜍。古人认为蟾蜍既有灵性又有药用价值,端午日捉蟾蜍制药可祛病辟邪。画家精准捕捉孩童们的天真之态,将驱邪降瑞的民俗仪式转化为充满生趣的游戏场景,形成了别样的童趣民俗图。

斗草也是五月初五的重要游艺。清代金廷标的《儿童斗草图》(局部见上图)便再现了这一趣味活动。在古人看来,端午时节草木药性最强,故有“踏百草”“采百药”等习俗。随之衍生出的斗草,兼具实用与娱乐功能。画面以水岸坡地为背景,有孩童正专注寻草;有孩童在摘新草;最精彩的是画面左下角,两名孩童正紧攥各自草茎,奋力拉扯,毫不相让。画家笔下的斗草虽为游戏,却反映出孩童成长中对自然的认知。乾隆皇帝的题画诗“赤子之心爱生意”,亦表达了成年人对童真时代的追忆。

这些端午童趣画卷不仅是一种文化记忆,更表达着长辈对儿童的关怀与护佑之情,其中的爱意与温暖当倍加珍视。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五瑞迎安康 清风送美德

丁朝虹



名《端午婴戏图》),巧妙将儿童形象、动物形象以及端午花草等融合进一页扇面,充满吉祥含义。

滚动扇子,除了暗含“送走”(灾害)的寓意,同样也有“招来”的含义。千年前的一个端午节,唐太宗赐扇给长孙无忌和杨师道,寄言“庶动清风,以增美德”,端午赐扇之俗始于此。这时的扇子是“青团竹大扇”——一种由竹丝制成的工艺扇。至宋代,这种竹丝扇仍然流行,被称为“青箑扇”,宋徽宗《听琴图》里红衣文士手中所执正是竹丝扇,极尽工艺之巧、自然之美。至明代,端午赐扇基本改为赐折扇。随着历史变迁,端午扇的文化内涵愈发丰富,其艺术美感也不断增强。

我家画扇的孩童虽然没有在扇面上画传统端午内容,而是选择了现在孩子们喜爱的题材,表面上看起来是让端午之扇失去了其时间性的特点,但丝毫不影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如今爱扇之人并未减少,因为人们知道,无论何种祝福,一旦被画进扇子,或许就能凭借清风,将那些没说出口的热爱与愿望传播开来。

(作者为浙江科技大学艺术设计与服装学院教授)

“小艾虎”的温情

马知遥



▲ 中国美术馆民艺博物馆藏布老虎。

“小艾虎”外,还会佩戴用金箔纸做成的项圈,其上挂着一个个用金箔纸剪成的药葫芦。据说当年老子过函谷关时遇到瘟疫,特意摘下身上的药葫芦给孩子治病,由此形成了当地端午节特有的习俗。

这些与“小艾虎”相关的端午节俗,体现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蕴藏着脉脉温情与关怀。透过民间“小艾虎”的造型,不难看到凶猛中蕴含的温柔、朴拙与自然之美。“小艾虎”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共有的审美特征:夸张而不失情趣,狂放而不失柔美,既具有实用性,又体现着浪漫的梦想。如今,“小艾虎”的形态更加多元,以其为灵感设计的节日海报、养生锤、首饰等,让端午文化之美浸润现代生活。端午之际,不妨捧一只“小艾虎”,与家人一同感受民间工艺美术的温度与活力。

(作者为天津大学教授)

“咚咚咚……”清脆的鼓声,既来自江边逐浪的龙舟,也来自孩子们手工制作的小龙船鼓。端午节,家长与孩子共同参与一堂龙舟上的成长课,成为许多家庭的选择。当孩子们用朱砂笔为自己制作的龙舟模型“画龙点睛”,当他们的心跳与小龙船鼓同频共振,传统文化的基因已悄然融入血脉。

龙舟竞渡的习俗在三国时期便已初步形成,民间对自然的敬畏与对屈原的纪念共同塑造了龙舟文化的主要内涵。历代画家以画笔记录下龙舟竞渡的磅礴气势和热烈氛围,为当代青少年了解龙舟历史打开一扇艺术之窗。

北宋宫廷中,龙舟竞渡已演变为具有竞技性和表演性的水上运动,其举办时间也不局限于端午节。传为宋代张择端所作的《金明池争标图》,是现存最早表现宫廷龙舟竞渡的画作。在不足一尺见方的画面中,作者细致描绘了在汴梁城内金明池举办的龙舟比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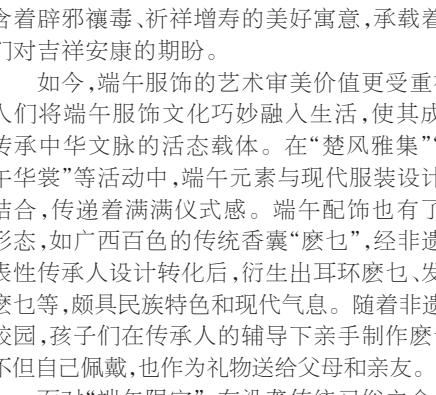
桨手们奋力划棹冲向标杆,岸边观众或驻足观望,或呐喊助威,营造出紧张刺激的比赛氛围。南宋李嵩所作的《天中水嬉图》(局部见右图),则聚焦单只巨型龙舟,逼真写实的细节为今人探知宋代宫廷龙舟竞渡活动提供重要视觉资料。

元代的龙舟竞渡题材创作,尤以宫廷画家王振鹏为代表,其名下相关题材画卷现存多达约10件。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王振鹏所作的《龙池竞渡图》为例,该作运用白描法,在构图上相较于《金明池争标图》更具灵活性,画面更富

笔绘龙舟启新智

杨德忠

本版邮箱:msfk@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徐红梅 马苏薇
版式设计:赵健汝



故宫博物院端午系列香囊。

